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0 Ma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8年5月16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255(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第九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8年4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a)段。在本段中，安理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两份综合、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各会员国执行本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更好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谨转递根据上述要求提交的监测组第九次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原件为英文。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人

埃德蒙德·费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九次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供 2017 年 5 月监测组第八次报告(S/2017/409)以来阿富汗局势最新情况。在 2018 年 2 月喀布尔进程会议上,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提议与塔利班进行和谈,如果塔利班承诺停止袭击进行谈判,即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党。在编写本报告时,塔利班尚未作出明确、正式的反应,表明塔利班可能会就下一步行动展开辩论。但是,各方预期 2018 年战斗季节的伤亡程度将丝毫不亚于 2017 年,因此对和谈的乐观情绪并不明显。塔利班的战斗力继续增强,并继续得到新的武器和军事技术,但是国际军事努力以及阿富汗政府部队人数增加和力量壮大,对塔利班的战术产生了影响。

基地组织继续与塔利班保持密切、深入的联系,塔利班为大约 20 个基本认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目标的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保护和行动空间。许多好战分子因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开展安全行动而越界进入阿富汗,使塔利班兵力、军力、经验得到加强,他们并经常为塔利班进行培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列名: Al-Qaida in Iraq (QDe.115))却是例外,它与塔利班基本保持敌对关系。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总数估计在 10 000 至 15 000 人左右。

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空前增加,引进了新的多熟品种,塔利班有效控制生产的各个阶段,2017 年鸦片产量和塔利班的毒品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塔利班还从其控制地区的非法采矿和对民众的勒索中获利,这意味着他们支付战斗人员军饷、维持大规模叛乱的总体能力正在加强。

2017 年,伊黎伊斯兰国伤亡严重,但兵力总数却逐步增加。他们继续控制阿富汗东部地区主要据点的地盘,但地盘已经缩小,据报他们在那里进行调整,减少楠格哈尔省的兵力,而向库纳尔省增派兵力。他们还在全国许多省份部署兵力。在北部朱兹詹省,从塔利班脱离的一个派别宣布支持伊黎伊斯兰国,该省有大批来自中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令地区各国感到关切。伊黎伊斯兰国对喀布尔等地的阿富汗政府和什叶派目标发动大规模杀伤性袭击,以此展示影响力。他们继续得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的财政支持。该派别的外国作战人员大多来自邻近地区,而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老兵现在可能占到伊黎伊斯兰国阿富汗境内人数的 10%。

1988 号决议制裁制度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出现新的列名。名单所列个人的旅行没有申请豁免,在喀布尔和平与安全进程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录

| | 页次 |
|------------------------------|----|
| 一. 塔利班现状 | 5 |
| A. 塔利班领导现状 | 5 |
| B. 对 2018 年战斗季节的预期 | 6 |
|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 7 |
|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 9 |
| 二. 和解 | 11 |
|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伊斯兰党 | 11 |
| B. 塔利班 | 11 |
|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 12 |
|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 15 |
| 五. 制裁执行情况 | 16 |
| A. 旅行禁令 | 16 |
| B. 资产冻结 | 17 |
| C. 武器禁运 | 17 |
| 六. 监测组的工作 | 19 |
| A. 与会员国以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 19 |
|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 19 |
|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 20 |
|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 20 |
| E. 促进公开辩论 | 20 |

一. 塔利班现状

A. 塔利班领导现状

1. 监测组的一些对话者报告，加尼总统 2 月下旬在喀布尔和平与安全合作进程第二次会议上提议进行和谈，塔利班高层内部对如何回应出现意见分歧。¹ 他们表示，塔利班一批高层领导可能力主和平，而不是继续冲突，即使加尼总统没有提出进行不带先决条件的和谈。

2. 据称，塔利班赫尔曼德省影子省长 Abdul Rahim Manan(又称 Mullah Manan, 未列名)2018 年 4 月 11 日向媒体发布新闻稿，批评哈巴图拉·阿洪扎达的领导和政策虚伪，造成当地民众疏远，但新闻稿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也有人认为，据报阿富汗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加深，许多塔利班成员认为这与伊斯兰圣战精神背道而驰。

3. 塔利班的其他问题包括财政方面的摩擦，特别是罂粟收入和资源的总体分配。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据称塔利班战地指挥官，特别是在南部各省，不愿上交地方税款的情绪日益强烈，认为上级领导没有让参加实际战斗的指挥官参与任何级别的协商。一个对话者指出，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Mohammad Ibrahim Sardar(未列名)已亲赴赫尔曼德协助开展行动。据称，他在因同情地方指挥官的看法而在当地逗留，其中包括提出类似批评意见的 Abdul Qayyum Zakir(又称 Mullah Zakir Qayyum, 未列名)。

4. 可能出于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据报塔利班进行了改组，任命多人担任阿富汗境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据称此举意在启用年轻一代、排挤老一辈领导。这个对话者表示，在巴米扬、巴格兰、喀布尔、卡比萨、库纳尔、拉格曼、帕尔万、萨曼甘、塔哈尔、乌鲁兹甘等省，影子省长和副省长以及省级军事指挥官都已撤换。据报，人员撤换是因为塔利班士兵普遍抱怨后勤和财政支持不足。其他对话者表示，哈卡尼网络(TAe.012)类似改组同步进行，据报在卢格尔、霍斯特、帕克蒂亚、帕尔万等省任命了新的塔利班影子省长，均为哈卡尼网络(TAe.012)成员。

5. 与 2017 年初的一些信息相反，没有塔利班领导委员会迁往阿富汗的报告。据信，塔利班高级人物 Mohammad Ibrahim Sardar(未列名)和 Mullah Gul Agha Ishakzai (TAi.147)² 经常访问赫尔曼德省。一些对话者还承认，塔利班某些中级指挥官从国外前往赫尔曼德和坎大哈地区。

6. 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能力似乎没有因为领导层内讧而削弱。但是，大多数对话者认为，美国加强军事存在，特别是为阿富汗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对塔利班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¹ 喀布尔进程首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6 日举行，目的是与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合作，建立由阿富汗主导的和平进程。

² Mullah Gul Agha Ishakzai (TAi.147)为塔利班财政委员会主任，曾担任 Mullah Omar(TAi.004)的首席财政顾问。

7.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塔利班在 2017 年战斗季节最后阶段保持了势头，但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和国际军事部队对塔利班开展联合军事行动，迫使塔利班改变战术，从大规模群体袭击转为规模较小的打了就跑战术。空袭造成空旷、暴露地带塔利班战斗人员重大伤亡，因此据信空袭促成了战术转变。³ 2016 年战斗季节曾开展过夺取昆都士的大型军事行动，最近这类行动已经不复存在。

8. 许多对话者表示，最近塔利班在阿富汗的不对称高调袭击有所增加，这是为了回应反复空袭、无人机袭击、夜间袭击以及成功打击塔利班地方指挥官而导致的受挫。高调袭击虽然出于受挫受阻，但却是“专门顾问”精心策划，有助于提升塔利班队伍的士气。

9. 阿富汗消息来源的安全报告称，由于遭到空袭，领导委员会指示阿富汗境内的地面部队避免在空旷开阔地带作战，并在当地居民中寻求避难，以避免空袭或引起附带损害，而塔利班可以这种损害进行反对阿富汗部队和国际军事部队的宣传。

B. 对 2018 年战斗季节的预期

10. 塔利班于 4 月 25 日宣布新的战斗季节开始。监测组所有对话者都作出预计，2018 战斗季节极具挑战性，残酷程度一定不亚于 2017 年。即使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实现对话，预期暴力也不会减少。人们预期，最好的局面是血腥战斗伴随和谈同步进行。

11. 2018 年战斗季节的性质和前景取决于国际军事部队，特别是美国对阿富汗部队的持续支援。对话者相信，在阿富汗国民军、阿富汗空军的力量和经验不断提升的同时，塔利班夺取控制更多领土的能力已经受到制约。许多对话者仍提到，后勤供应不足和腐败的影响阻碍了军事行动并造成士气低落，但安全官员却展现出信心和决心。对话者多次谈到，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的战斗出现“重大转折”，使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做好了心理准备并转入进攻态势。

12. 阿富汗官员表示，阿富汗空军继续发展，并将很快增加 AC-208 等新的力量，这一机型将为阿富汗空军带来有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阿富汗空军还将购买 159 架新的 UH-60 黑鹰、A-29 超级图加诺和 MD-530 “Cayuse” 空中资产。到 2023 年，空军规模将扩大一倍以上。⁴ 与此同时，阿富汗国防部称，4 000 名刚刚完成训练的阿富汗特种部队将于 4 月底部署，以使阿富汗正规部队能够开展更多的进攻行动，同时在实地提供足够的步兵坚守领土。对话者认为，美国⁵ 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部队继续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将降低塔利班夺取、占领重要领土的可能性。

³ 例如，一个会员国提到赫拉特省发生的一起事件，大约 350 名塔利班成员在空旷地带抓获打死。

⁴ 3 月，阿富汗空军发射第一枚 GBU-28 激光制导炸弹袭击塔利班目标，空军力量继续增强。

⁵ 2018 年 2 月 7 日，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确定打击塔利班为“主要目标”，并开始将用于作战和情报收集的航空资产转移到阿富汗(见 <https://www.rferl.org/a/afghanistan-us-coalition-air-forces-taliban-is/29026579.html>)。

13. 据报，塔利班南部地区情报负责人 Mullah Shirin(又称 Mawlawi Shirin，未列名)⁶ 于 3 月初前往坎大哈省，为塔利班部队撑腰打气，并负责改变战场战术。据报，塔利班恢复非对称战争和更传统的边打边跑游击战术，以小股部队为单位流动作战，避免遭受空袭和大批伤亡。据称，塔利班发出指示，使用平民(非战斗人员)房屋作为战地指挥官的临时住所，以躲避空袭，或者在造成平民伤亡的情况下借机进行宣传。

14. 据报，塔利班目前正在筹备后勤供应和支援线，以凭借高度的行动自由迎接春季新的攻势。2018 年，塔利班对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和国际军事部队的行动，很可能同时采用加强小规模部队袭击、自杀式袭击和定点清除战术。与 2016 年战斗季节和 2017 年战斗季节的部分时段不同，塔利班部队的大规模袭击将会减少。

15. 总之，对话者认为塔利班和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都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季节做好了准备。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官员对选举的安全筹备尤为关切。许多对话者认为，难以在打击塔利班的同时保证选举安全进行。⁷

16. 监测组第八次报告以来，塔利班的兵力没有减少(S/2017/409，第 7 段)。会员国对话者和阿富汗对话者对兵力的估计相去甚远，分别为 25 000 和 95 000 人。估计数不同可能是因为对话者计算战斗人员和协助人员数目的方法不同，以及数字中是否包含阿富汗境内活动的其他叛乱团体作战人员。监测组评估认为，45 000 至 65 000 人的季节平均数似乎仍然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数。向监测组提交的所有报告以及迹象显示，塔利班似乎并没有因为招募、筹资、武器弹药而疲于奔命。

17. 冬季，战斗没有完全平息，塔利班大部人马继续留在阿富汗。而监测组对话者报告，阿富汗难民营成为塔利班招募人员的目标。

18. 据报，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 10 至 13 个县，并对全国领土 30%至 40%的控制权提出挑战。⁸ 一个会员国估计，塔利班完全(无争议)控制了阿富汗 40%的领土，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估计，阿富汗约有一半人口(1 500 万)生活在塔利班行动地区。但是，对话者指出，塔利班 2017 年战斗季节(代号：“曼苏尔行动”，以已故前塔利班领导人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ed (TAi.011)命名)夺取一个省会城市的既定目标并未实现。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19.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认为，除伊黎伊斯兰国外，塔利班继续成为阿富汗境内外恐怖主义团体的主要吸纳力量。塔利班与基地组织(QDe.004)、印度次大陆基

⁶ 2018 年，联阿援助团报告，“Mawlawi” Shirin 是塔利班高层领导中来自奎达协商委员会的普什图 Alizai 部族成员，并担任塔利班南部和西南部省份情报负责人。Shirin 曾担任前塔利班领导人 Mullah Mohammed Omar (TAi.004)的贴身警卫。

⁷ 截至 2018 年 4 月，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针对选民登记的恐吓运动和袭击已经开始。

⁸ 2018 年 1 月，负责阿富汗重建的特别总检察长也报告称，有 13 个县被叛乱分子控制，据报全国 14.3%的县被叛乱分子直接控制或受其“影响”。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2018 年 1 月 31 日表示，目前塔利班在阿富汗 70%的领土上公开活动。

地组织、哈卡尼网络(TAc.012)、⁹ 虔诚军(QDe.11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和十几个其他地区和全球重点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在塔利班保护伞下活动的外国作战人员经常提供作战经验和补充力量。作为回报，这些团体获得了安全庇护，并推进了各自的作战计划。

20. 关于基地组织，对话者报告，与监测组上次报告(S/2017/409)相比，他们的势力有所壮大。监测组上次报告估计，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人数约为 100 至 120 人。进入 2018 年以来的最新报告显示，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兵力已增加到 265 至 400 人，但不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虔诚军(QDe.118)等附属团体。基地组织势力壮大，在巴达赫尚、库纳尔、楠格哈尔、努里斯坦等省最为明显，对话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好战分子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流入阿富汗。这也符合该地区其他会员国的分析。阿富汗官员报告，库纳尔和楠格哈尔两省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是沙特阿拉伯国民，曾任乌萨马·本·拉登的顾问，名叫 Abu Akhund(未列名)。他通常身处阿富汗境外，但据报经常前往阿富汗东部地区。据报，乌萨马·本·拉登 35 岁的儿子 Abdullah bin Laden(未列名)率领 115 名基地组织战斗人员从国外经帕克蒂亚省和库纳尔省进入巴达赫尚省瓦尔杜伊县，这一团伙打算在那里落脚。

21. 在南部，据报基地组织在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乌鲁兹甘省以及查布尔省的卡恩-阿富汗县和戴乔潘县开展活动。据报，这两个县设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庇护地和训练营。据称，基地组织通过附属机构虔诚军在南部地区的其他地方活动。据监测组得到的报告，塔利班继续为基地组织相关团体从国外通过扎布尔省和乌鲁兹甘省进入赫尔曼德省提供便利。

22. 2017 年 12 月初，美国部队宣布 Omar bin Khatab(又称 Omar Mansoor，未列名)被击毙。美国官员称，Omar bin Khatab 是基地组织最近成立的附属机构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的二号头目，也是 2001 年以来在阿富汗被打死的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据报道，Khatab 在加兹尼省的一次美阿联合军事行动中被击毙。¹⁰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份新闻稿指出，这次联合行动是在加兹尼、帕克蒂亚、查布尔三省打击基地组织的若干行动之一，共打死 80 名、抓获 27 名基地组织成员。¹¹

23. 2016 年 8 月，基地组织领导人 Ay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 (QDi.006) 号召穆斯林团结在塔利班周围，反对伊黎伊斯兰国，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的论战趋于平静。但是，基地组织继续认同塔利班，并宣传与塔利班的联系。2017 年 11 月 24 日，印度次大陆塔利班基地组织发言人以乌尔都语接受采访时确认，该组织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神圣运动的延伸”，以“捍卫阿富汗伊

⁹ 哈卡尼网络是塔利班的正式组成部分。

¹⁰ 北约“坚定支持阿富汗”，“阿富汗和美国部队击毙恐怖组织高层头目”，5 December 2017。可查阅：<https://rs.nato.int/news-center/press-releases/2017/afghan-and-us-forcesafghanistan-kill-top-terrorist-leaders.aspx>。

¹¹ 电视 1 台(喀布尔)，“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最高头目及 80 名成员被击毙”，5 December 2017。可查阅：<http://www.ltvnews.af/en/news/afghanistan/32423-al-qaeda-top-commander-among-80-members-killed-in-afghanistan->。

斯兰酋长国并加强酋长国权力”为优先目标。此前，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十六周年之际，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QDe.129)通过马拉亨媒体基金会发表声明，赞扬阿富汗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坚定不移地”抗击美国。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24. 阿富汗对话者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17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字，均强调指出，2017 年阿富汗鸦片产量比 2016 年增加 87%，鸦片种植净总面积增加 63%，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报告指出，2017 年种植面积比 2014 年(224 000 公顷)增加 104 000 公顷，即约 46%；而 2014 年的种植面积以前是当时有记录的最高数字。阿富汗南部较传统地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传统种植较少的省份也增长强劲，如北部的巴尔赫省增加了 481%。赫尔曼德省仍然是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达 144 018 公顷，比 2016 年增加 63 700 公顷(79%)，约占全国增产总量的一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还指出，相比之下，2017 年仅铲除 750 公顷罂粟，显示生产和铲除严重失衡。罂粟种植并未明显减少；与 2016 年的情况相比，激战似乎没有影响到罂粟生产和收成。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指出，2017 年阿富汗生鸦片产量比 2001 年增加了 40 多倍，现占世界所有非法产量的 90%。

25. 尽管农场交货鲜鸦片和干鸦片的平均价按重量计算均略有下降，但估计 2017 年鸦片的农场交货总量估计增至 8 000 至 10 000 公吨，而前一年的潜在产量估计为 4 000 至 5 600 公吨。阿富汗 90%以上的毒品生产继续发生在塔利班控制区内。正如监测组第八次报告指出，塔利班现在直接参与阿富汗生产和出口的几乎所有海洛因的生产、加工和贩运，而不是简单地对这些活动进行征税(S/2017/409，第 20 段)。随着产量和价值的显著增加，2017 年毒品贸易给塔利班带来的收入估计也有大幅增加。

26. 虽然很难立即得出结论，但据说相对于种植面积扩大，鸦片产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引进了新的罂粟品种，每年可收三季(以前为两季)。显而易见，种植量增长最大的省份多为安全遭到塔利班活动破坏的省份。此外，从提交监测组的报告来看，很难确定是某一个原因导致了 2017 年罂粟种植显著增加。这方面可能有若干因素，包括缺乏政府管控、腐败、农业技术持续进步、这种有利可图的作物对许多贫困农民的吸引力。

27. 2017 年 11 月以来，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和北约坚定支持特派团开始把阿富汗南部的毒品加工点(鸦片被加工成海洛因)作为打击目标，以破坏和摧毁塔利班依靠毒品获取收入的能力。打击目标为主要的毒品分发中心，据称位于坎大哈和赫尔曼德两省的巴拉姆查、邦迪提莫、古拉克、卡贾基、穆萨卡拉和桑金等县。阿富汗不同对话者向监测组表示，在打击行动的第一个月，就有 25 至 33 个加工点被毁，塔利班损失 3 300 万至 4 000 万美元的收入。

28. 还有人向监测组报告说，2017 年 6 月至 7 月，阿富汗特别行动联合特遣部队人员截获了前体化学品，造成了一定的、可量化的影响，特别是在乙酸酐的供应方面。由于前体化学品遭缉获，乙酸酐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达到每升 2 000 美

元。然而，9月监测组收到的资料显示价格再次下跌，表明前体化学品可能有新货运到，从而减少了供需不平衡情况。前体化学品是鸦片/海洛因行业的掐脖子难题，因为只有出口高纯度海洛因才是可行的(生产1公斤海洛因约需10公斤鸦片)。前体的储存期也很短(最多40天)，需要有定期交付的固定渠道，这同时也为阿富汗和国际禁毒项目破坏交付渠道提供了可能性。

29. 定点打击海洛因加工点和前体化学品库存之类的措施，无疑会损害塔利班的部分收入，但这种行动的长期效力仍有待观察，因为以往的情况表明，阿富汗的鸦片经济具有复原力。南部的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说，加工点可以在几天内迅速重建，此外，塔利班已采取有效行动，将加工点迁往人口密集的市场地区；阿富汗和国际部队要进一步发动空袭，就不能不考虑附带损害所产生的影响。

30. 关于毒品出口，阿富汗对话者向监测组表示，按量计算目前有四个主要渠道：(a) 巴尔干路线，占出口量的40%；(b) 印度洋路线，占30%；(c) 北部路线，占25%；(d) 通过阿富汗境内的国际机场，占5%。在过去一年，有报告称加拿大和美国又缉获了阿富汗海洛因，这两个国家传统上是墨西哥海洛因产品的市场。¹²

31. 所有对话者继续一致认为，参与国际毒品贸易继续成为塔利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一个会员国估计，2016年至2017年塔利班从毒品中获得的收入共计大约4亿美元，这也是监测组第七次报告提出的估计数(见S/2016/842，第15段)。鉴于目前罂粟种植总面积增加，而且塔利班现在事实上控制着生产的所有方面，这一数字可能更高。

32. 监测组在2014年底以来的报告中一直强调，塔利班在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对阿富汗的商业采矿业务敲诈勒索中获得资产，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见S/2015/79，第22-30段；S/2015/648，第42-47段；S/2016/842，第49-54段)。监测组将继续与阿富汗当局(特别是矿产和石油部)保持经常联系，监测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为塔利班与伊黎伊斯兰国创收的情况，并公布最新情况。该地区的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国对塔利班从阿富汗走私缟玛瑙大理石、磷酸盐和松子的活动进行了打击。

33. 对话者继续向监测组报告称，塔利班的另一个收入来源仍然是来自中东富豪的捐款。海湾地区对塔利班来说也依然重要，因为毒品收入可以通过当地属于阿富汗侨民的合法组织来洗白。

3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提请注意塔利班对鸦片(因而对海洛因)全球供应的战略意义，注意分析毒品货物和查明来源的现有能力和正在发展的能

¹² 见 Nate Gartrell, “缉毒署捣毁了与海湾地区有联系的阿富汗海洛因走私团伙，其贸易额达数百万美元；被告据称与塔利班有联系”，*East Bay Times* (Oakland), 2 April 2018 (可查阅：<https://www.eastbaytimes.com/2018/04/02/dea-busts-multi-million-dollar-afghanistan-heroin-smuggling-ring-defendant-claimed-to-have-taliban-ties/>)；以及“加拿大消费的海洛因大部分来自阿富汗”，*Asian Pacific Post*, 22 August 2017 (可查阅：<http://www.asianpacificpost.com/article/8057-most-heroin-consumed-canada-afghan-origin.html>)。

力，鼓励世界各地的会员国在掌握海洛因贩子与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区有可信联系确凿信息的情况下，考虑按照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将这些人(不论国籍和地点)列入名单。

35. 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提请它们注意储存期短的前体化学品对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的重要性，并鼓励它们加强措施，控制此类化学品的生产、运销和对阿富汗的出口。

二. 和解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伊斯兰党

36.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2017 年 2 月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除名，¹³ 于 2017 年 5 月初返回阿富汗。此后，他一直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和平进程与民主选举，但在许多阿富汗人眼里仍然是一个造成分歧的人物。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说，希克马蒂亚尔很可能参加未来的总统选举，但他尚待把伊斯兰党各派统一起来。

37. 阿富汗政府和希克马蒂亚尔本人一再把他和他的政党的情况，作为与塔利班进行任何可能和解进程的模板框架提出来。在 11 月举行的伊斯兰党代表大会上，希克马蒂亚尔说，一旦塔利班同意加入和解进程，该党即会支持塔利班及其要求。希克马蒂亚尔还声称，他正在成为同塔利班领导人海巴图拉·阿克洪泽达接触的中间人。他最近支持加尼总统呼吁塔利班参加定于 10 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希克马蒂亚尔强调，如果政府充分履行对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的和解义务，如释放政府监禁的该党囚犯，和解战略对塔利班的吸引力将会提高。¹⁴

B. 塔利班

38.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报告说，在加尼总统 2 月底提出举行无条件会谈之后，他们没有看到塔利班特意采取行动促进和解，同样大多数人承认，现在得到答复还为时过早，因为塔利班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一提议及其影响。一名对话者说，从“国境线对面”获得的情报表明，“他们(塔利班)大多数持赞成态度，少数人仍在考虑。”有人向监测组报告，在冬季，塔利班对和平进程的兴趣突然增加，“其程度超过以往 17 年。”

39. 监测组的大多数对话者认为，塔利班不大可能对加尼总统的提议作出积极反应。官员们认为，塔利班运动派别充斥，有些派别可能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行动，但大多数塔利班战斗人员对阿富汗政府是否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并无多大信心。

40. 在总统提出建议后，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加紧了努力，试图向塔利班领导人施加宗教压力，迫使他们进行谈判。4 月 14 日，高级和平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

¹³ 希克马蒂亚尔仍然列在一些会员国，包括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处的制裁名单上。

¹⁴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称，有 91 名成员仍在监狱中。释放囚犯和土地分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穆罕默德·阿克兰·赫帕洛克在阿富汗人民院(国民议会下院)发表讲话,表示要施加“国内、区域和国际压力”,迫使塔利班参加和谈。为此,高级和平委员会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乌里玛理事会合作,争取在4月底举行一次由三国宗教学者参加的三方会议,支持和平进程。印度尼西亚乌里玛理事会秘书公开表示,塔利班代表将出席会议。然而,塔利班于2018年3月10日发表声明,敦促伊斯兰学者抵制印度尼西亚同高级和平委员会召集的峰会。¹⁵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41. 阿富汗对话者和会员国报告说,2017年伊黎伊斯兰国一直试图扩大在阿富汗的存在。它目前在东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保持积极存在,北部朱兹詹省也出现了一个伊黎伊斯兰国团体。阿富汗对话者还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曾试图建立小型“潜伏”小组,以见机进一步向加兹尼、昆都士、拉格曼、卢格尔和乌鲁兹甘省扩张。

42.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成员总数基本估计在1 500至6 000人之间。监测组的估计数是根据会员国的一系列评估计算的,约为3 500至4 000人;而阿富汗的估计数表明,其中600至1 000人在北部。阿富汗官员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总领导人仍然是阿布·赛义德·巴贾里,¹⁶伊黎伊斯兰国的大多数成员,特别是其领导人,以前曾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成员(QDe.132)。

43. 阿富汗对话者说,过去12个月,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和国际军事部队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开展联合行动,打死了1 800名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战斗人员。2017年,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对伊黎伊斯兰国开展行动(哈姆扎行动),对阿钦、科特两县伊黎伊斯兰国的存在造成重创。随后,在两县各建立了两个连级前方作业基地,以维持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的存在。阿富汗官员报告说,因此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县的人员现在大大减少。尽管如此,伊黎伊斯兰国仍设法在楠格哈尔省南部横跨斯平格尔山脉地区保持小股存在。2017年下半年,伊黎伊斯兰国对塔利班部队发起行动,向西推进,声称要进入洛加尔省阿兹拉县,进而向北推进到苏罗比-贾拉拉巴德公路,他们已在拉格曼省阿林加县建立了立脚点。2017年5月,伊黎伊斯兰国在苏莱曼赫尔和托拉博拉地区也试图夺取塔利班的战略阵地。

44. 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楠格哈尔省的内斗给该团体造成压力。冲突的起因是,伊黎伊斯兰国库纳尔省派别与楠格哈尔省奥拉克兹特区的派别交战,在阿钦县争抢资源。这场围绕资源的内讧可能表明,该团体的资金不如先前所想的那样

¹⁵ “阿富汗塔利班敦促宗教学者抵制和平”, Reuters, 10 March 2018。可查阅: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fghanistan-taliban/afghan-taliban-urge-religious-scholars-to-boycott-peace-conference-idUSKCN1GM0CL>。

¹⁶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的第一位领导人哈菲兹·赛义德·汗、继任者阿卜杜勒·哈西卜·洛加里和第三位领导人阿布·赛义德先后于2016年7月、2017年4月、2017年7月被击毙。

充足。阿富汗对话者还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军(未列名)人员在楠格哈尔的阿钦县和纳扎扬县发生冲突，据信也与资源有关。

45. 尽管(或可能由于)战场上遭受挫败，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发动的重大袭击行动显著增加，主要是袭击什叶派、政府和外国附属目标。对什叶派(哈扎拉族)的袭击包括：8月19日在萨尔普勒省造成50多名哈扎拉人死亡；12月28日针对喀布尔什叶派泰比亚文化中心的自杀式袭击；3月21日在诺鲁孜节庆祝活动期间，针对一处什叶派圣地的自杀式袭击；3月25日针对赫拉特省纳比阿克兰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式袭击，4月22日针对喀布尔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居民区的一个选民登记中心的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70人死亡。该团体声称对1月25日对贾拉拉巴德市拯救儿童组织办事处的袭击负责，称袭击是针对“英国和瑞典机构”。3月7日又发生两起引人注目的袭击事件；该团体声称，朝圣和宗教事务部长哈吉·纳西尔·哈卡尼在贾拉拉巴德被一名自杀炸弹手定点杀害，¹⁷ 3月19日在贾拉拉巴德体育场外发生摩托车携带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当时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主持的一场支持政府的政治集会正要结束。

46. 阿富汗安全部队于2月底进行夜间突袭，在贾拉拉巴德市抓获了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卡里·阿马努拉及其兄弟劳夫毛拉。所缴获的手机显示，该团体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WhatsApp 和 Viber 进行交流。阿马努拉一直附属于基地组织，直到2016年与其他20人一起投奔伊黎伊斯兰国。2017年9月，他被任命为贾拉拉巴德市的伊黎伊斯兰国行动负责人。据说他的侄子是法兹勒·卡雷姆毛拉，此人系伊黎伊斯兰国“库纳尔协商会议”的成员，并负责招募人员。他们一家以前曾与阿布·苏莱曼领导的基地组织在一起，苏莱曼是基地组织阿拉伯裔领导人，现居住在库纳尔省达拉耶佩赫县。

47. 伊黎伊斯兰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仍然设在楠格哈尔省南部数县的地带中，并领导库纳尔省和其他地区的团体。但是，有报告说，由于与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国际军事部队、塔利班作战造成损失，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将其大多数战斗人员和总部迁往库纳尔省。伊黎伊斯兰国人员进一步涌入库纳尔省，将会与当地塔利班部队发生更多战斗。

48. 至于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报告说，查帕达拉县的迪加尔河谷地区正在成为伊黎伊斯兰国的据点。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还出现在瓦伊加尔河谷地区以及查帕达拉县和肖拉克县的偏远地区，据称是伊黎伊斯兰国训练营所在地。库纳尔省历来有大量激进分子，阿富汗对话者说，伊黎伊斯兰国决定迁往那里并不奇怪。一名对话者对监测组说，“阿富汗境内真正的伊黎伊斯兰国不是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而是来自库纳尔省。”¹⁸

49.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出现新的事态发展，在北部朱兹詹省成立了一个附属团体，由乌兹别克族人卡里·希克马图拉(又称卡里·希克马特)领导。希克马图

¹⁷ 哈吉·纳西尔·哈卡尼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伊黎伊斯兰国。

¹⁸ 以前向监察组报告的一名阿富汗对话者报告说，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大部分来自库纳尔省。

拉是持不同政见的塔利班指挥官，曾是他的家乡朱兹詹省达扎卜县的塔利班影子县长；他认同伊黎伊斯兰国，2017年10月初开始与以前的塔利班同事反目。据报告，希克马图拉的伊黎伊斯兰国团体由大约350名前塔利班战斗人员组成，他们很快控制了朱兹詹省与法里亚布省和萨尔普勒省接壤的地区，而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在这些地区并无控制。4月9日，北约坚定支持特派团发表声明¹⁹指出，希克马图拉及三名保镖在法里亚布省巴尔希拉格县的空袭中丧生。后来有报道称，莫拉维·哈比卜·拉赫曼被任命为希克马图拉的继任者。和希克马图拉一样，拉赫曼既是乌兹别克族人，也曾是塔利班的当地指挥官。

50. 3月，亲伊黎伊斯兰国团体 al-Qastantiyyah 基金会在其“电讯”频道发起媒体宣传，鼓动伊黎伊斯兰国人员向阿富汗朱兹詹和楠格哈尔进发。这使各方猜测伊黎伊斯兰国外国恐怖主义作战核心人员可能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阿富汗转移。4月12日，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阿富汗部队在朱兹詹省打死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中有一名法国国民。²⁰

51. 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入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人员仍然较少。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阿富汗当局查出67名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人员转移进入阿富汗东部地区。据说，为便利通行，他们“在途中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一些对话者因此认为，这是两个团体合作增加的迹象。据信，曾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区作战、现在转移到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总数保持在300至400人左右。

52. 伊黎伊斯兰国拥有地方和外部收入来源。伊黎伊斯兰国的地方收入包括，对有组织犯罪网络非法砍伐的木材和开采的矿物征税、敲诈、绑架勒索。外部收入包括经哈瓦拉汇款系统和运送网络输送的来自中东国家的捐款。

53. 一些对话者表示，伊黎伊斯兰国抓紧对从事毒品走私的犯罪网络征税，但是目前仍无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直接从毒品贸易中获利。不过，卡里·希克马图拉领导的伊黎伊斯兰国朱兹詹分支可能例外，值得注意。希克马图拉担任塔利班指挥官期间，在其主持下朱兹詹省的罂粟产量大幅增加，以达扎卜和 Qush Tepa 两县最为突出。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7年的报告，2016年到2017年，朱兹詹省的罂粟种植单项增幅超过阿富汗所有其他省份，达到681%。有鉴于此，伊黎伊斯兰国朱兹詹分支似乎可能直接从罂粟种植和生产中获利。如果信息得到证实，则说明希克马图拉领导的伊黎伊斯兰国分支与伊黎伊斯兰国在其他地方执行的毒品政策并不一致。

54. 阿富汗官员表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进一步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向阿富汗境内的分支转移钱款，但也承认此类交易不能完全排除。对话者

¹⁹ 北约坚定支持阿富汗特派团，“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高级指挥官在阿富汗北部被击毙”，9 April 2018。可查阅：<http://www.rs.nato.int/news-center/press-releases/2018-press-releases/top-isk-commander-killed-in-northern-afghanistan.aspx>。

²⁰ “朱兹詹省被毙达伊沙战斗人员中有法国人”，*Afghanistan Times* (Kabul), 12 April 2018。可查阅：<http://afghanistantimes.af/french-among-daesh-fighters-killed-jawzjan/>。

报告，目前伊黎伊斯兰国部队团体领导和专业人员的月薪是 800 至 1 200 美元；但是，普通士兵的工资则要少得多。

55. 向监测组提供的信息强调，伊黎伊斯兰国从库纳尔省木材贸易非法活动中赚取收入。阿富汗对话者称，据信伊黎伊斯兰国的木材走私活动每月平均收入大约 85 600 美元。伊黎伊斯兰国为了创收，有偿出租骡子供当地走私者使用，再对走私网络出售的木材征收 30% 的税款。在库纳尔省，木材历来是引发叛乱的因素。阿富汗政府曾几次试图对这一行业进行监管，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这一非法经济先后为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所用。4 月，库纳尔省部落长老报告说，驴队也被用来运送弹药和硝酸铵。

56. 有些对话者熟悉采矿业，他们对大量非法资金来自矿产开采表示怀疑，表示在两年的战斗中，采矿承包商已将矿产采掘和运输所需的重型设备撤到贾拉拉巴德或政府控制的其他地区。因此，他们认为，叛乱分子采掘或运输的矿产不可能达到真正获利所需的规模和重量。监测组得知，例如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开采的矿产以滑石为主，而滑石的零售价仅为每公吨 9.50 美元左右。据说，政府每年因楠格哈尔省没有控制的矿区损失 146 万美元的收入。安全对话者坚持认为，矿产开采确实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收入来源，指出其对有能力开采矿产和顺利穿越政府和叛乱分子控制线的各种走私网络征收税款。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57. 自监测组上次年度报告(S/2017/409)以来，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情况保持基本不变。对话者指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进入阿富汗，直接原因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施加军事压力，²¹ 加上阿富汗政府对边境地区缺乏控制。加尼总统等阿富汗官员多次表示，目前 20 多支地区和国际恐怖主义团体正在阿富汗境内同政府部队作战，主战场是边境地区。

58. 阿富汗对话者表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多是巴基斯坦国民，主要隶属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频繁越过边境进入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²² 经查，楠格哈尔省 Lalpura 县和 Ghosta 县以及库纳尔省 Sarkano 县，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好战分子(以及其他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入境后的第一站。监测组接报，驻扎的其他团体包括虔诚军(QDe.118)、穆罕默德军(QDe.019)和羌城军(QDe.096)。这些战斗人员主要位于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东部边境地区各县和南部查布尔省的卡恩-阿富汗县。

59. 关于虔诚军的角色，据报其与塔利班、基地组织(QDe.004)、哈卡尼网络(TDe.012)和伊黎伊斯兰国同时保持联系和友好关系。一名阿富汗对话者表示，虔诚军在为巴基斯坦境内未经登记的宗教学校网络招募人员提供便利方面起着关

²¹ 巴基斯坦发起“利剑行动”(2014 年-2016 年)，清剿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好战分子。后又于 2017 年 2 月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发起“消除不和谐”行动。

²²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宣布，其领袖 Maulana Fazlullah(QDi.352)之子 Abdullah 在 3 月 7 日的空袭中死亡。据报，此次空袭发生在库纳尔省。

键作用。作战人员一离开宗教学校，就前往阿富汗，加入现有的军事团体。监测组接到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在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的许多作战人员最初都隶属虔诚军，而库纳尔省 Dangam 县的另一支虔诚军和穆罕默德军作战人员混合团体既受塔利班控制，又与伊黎伊斯兰国部队保持友好关系。

60. 据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的小股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在巴达赫尚省(Jurm 县和 Warduj 县)、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栖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仍隶属基地组织，但与虔诚军一样，在某些地区也同伊黎伊斯兰国保持关系。2018年4月2日，塔利班在其网站用阿拉伯文发表声明，否认阿富汗政府有关中国作战人员在巴达赫尚 Jurm 县被打死的指控，表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圣战者中绝无他国国民”。

61. 阿富汗官员说，自由人党(QDe.152)在库纳尔省 Ghosta 县有 230 至 260 名作战人员，在楠格哈尔省 Lalpura 县大约有 300 人。据说，自由人党许多成员与其他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一样，让巴基斯坦安全行动中逃脱的家属一同随行。2017年10月21日，自由人党宣布领袖 Umar Khalid Khorasani(未列名)在阿富汗帕克蒂亚省的一次空袭中丧生。随后任命 Khorasani 的前副手 Mawlawi Dost Mohammad(未列名)(又称“Mullah Assadullah Afridi”)继任自由人党领袖。

62. 监测组接到报告说，阿富汗第二大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团体由乌兹别克国民组成，其中多人参加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大约有 120 名成员隶属基地组织。据报，在哈巴图拉·阿洪扎达的直接授意下，其已离开北瓦济里斯坦，前往加入乌鲁兹甘省的塔利班部队。对话者报告说，人们认为这一团体倒向伊黎伊斯兰国，但因为担心塔利班强烈反对，不敢公开对伊黎伊斯兰国效忠。²³

63. 阿富汗官员报告说，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在赫尔曼德抓获一名德国国民，名为 Mullah Abdul Ahad。据称，此人系简易爆炸装置协调员兼 Mullah Nasir 的军事顾问。Mullah Nasir 是著名的塔利班“红队”指挥官，2017 年 12 月被阿富汗部队打死。

五. 制裁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64. 如同以往报告期(见 S/2017/409，第 41 段)，监测组不时看到公开报道，指称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人员旅行，而且旅行经常与促使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的努力有关。²⁴ 监测组没有收到过会员国对可能违反旅行禁

²³ 这让人联想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一些成员同 2015 年宣布 Mulla Omar 死亡后脱离出来的亲 Mullah Dadullah 塔利班派系结盟，而另一些成员则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两支分化出来的团体与效忠 Mullah Mansour 的塔利班主流派系发生冲突，2015 年 11 月在查布尔省的塔利班内部对决中被打败。

²⁴ 见“阿富汗塔利班声称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会面”，*Express Tribune*(Islamabad), 25 January 2018(可查阅：<https://tribune.com.pk/story/1617330/3-afghan-taliban-claim-met-pakistan-officials-islamabad/>); and Sami Yousafzai, “消息来源称：塔利班领导同意在伊斯兰堡碰面，举行阿富汗和平会谈”，*Reuters*, 17 January 2018(可查阅：<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akistan-taliban/taliban-leader-approved-islamabad-meeting-on-afghan-peace-talks-sources-idUSKBN1F623B>)。

令的官方确认。不过，关于名单所列个人旅行的报道还是显示出旅行禁令在执行上仍有挑战，而且某些会员国对禁令视而不见。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0 段，对名单所列人员参加支持和平与和解的会议而进行的旅行规定了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相关豁免程序。然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收到此类豁免申请。

65. 鉴于喀布尔进程出现势头，而且也须扩大国际接触说服塔利班积极应对这一势头，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全体会员国，强调必须利用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制度鼓励和促进此种接触，强调名单所列个人的国际旅行必须按照第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0 段规定的豁免程序提出申请。

B. 资产冻结

66. 阿富汗政府继续发展用于指导国家金融部门的国内、法律和监管制度。2017 年 6 月，金融行动任务组把阿富汗从合规观察清单上去除，指出阿富汗已经履行承诺，任务组 2012 年指出的不足已经克服。因此，阿富汗不再是任务组全球反洗钱/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合规监测进程的对象，而将与亚太反洗钱工作组一道解决余留问题。

67. 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宣布，2017 年对执法机构索取资料请求的总体答复率为 92%，比 2016 年提高 24%。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还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韩国金融情报机构、乌克兰国家金融监测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已签谅解备忘录总数达到 16 份。据报，中心在法律框架内应多个国际金融情报中心有关 132 起调查的 33 项请求分享了信息。为进一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制止洗钱活动，中心为 193 名指定高风险个人建立了数据库，即“观察清单”。关于合规情况，中心报告，2017 年向货币服务供应商和银行机构收取了 730 万阿富汗尼(约 10.4 万美元)的罚款。相比之下，2016 年的罚款数额为 320 万阿富汗尼。采取的措施包括，冻结 91 个银行账户，暂停 8 家货币服务供应商的商业执照，吊销 25 家货币服务供应商的商业执照。

68.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和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阿富汗建立了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数据库，已经自动向执法机构、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发出 23 份通知。其中，22 份涉及第 1267(1999)号决议、1 份涉及第 1988(2011)号决议。²⁵

C. 武器禁运

1. 简易爆炸装置

6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未接到任何关于塔利班、伊黎伊斯兰国或阿富汗境内其他武装团体设计或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方式改变的重大报告。可能有一个例外，塔利班用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缴获的“悍马”(高度机动多用途轮式)装甲车，对其设施进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悍马”装甲车的爆炸物装载量要大得多，在 10 月 16、17 和 19 日塔利班对加兹尼省、帕克蒂亚省和坎大哈省的

²⁵ 阿富汗中央银行金融情报中心，*Annual Report 2017*。

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目标发起的复杂袭击中展示了极大威力。据报，袭击造成 123 名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成员丧生。²⁶

70. 此前，监测组收到的阿富汗和国际官员的声明强调，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逐步减少(见 S/2017/409，第 46 段)。联合国阿富汗援助特派团(联阿援助团)2017 年报告肯定了这一说法。报告显示，传统简易爆炸装置平台(无线电控制、压力板触发和磁性简易爆炸装置)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比 2016 年减少 14%，说明相关伤亡数字 2015 年以来持续减少。不过，联阿援助团还报告利用爆炸背心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增加了 17%，造成 605 人死亡、1 690 人受伤。²⁷ 最令人震惊的是，5 月 1 日交通高峰时段，有人在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引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造成 92 人死亡、491 人受伤。正如监测小组的许多对话者报告，塔利班改变战术，从较为常规的军事行动转向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技巧，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下降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因为叛乱分子重新加紧安放此类装置，应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军事进攻。

71.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重大袭击事件中，(环)三亚甲基三硝胺(黑索金)军用爆炸物的用量上升。对话者报告说，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使用的军用爆炸物来自被缴获的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仓库，但是地区会员国也秘密向叛乱团体提供了黑索金。2017 年，公开来源不时有阿富汗当局没收硝酸铵的报道。²⁸

72. 鉴于各种零部件对在阿富汗制作简易爆炸装置的重要性，并鉴于爆炸材料、导爆索和雷管对非法采矿活动(武装分子赚取巨额收入的手段)的重要性，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敦促其同阿富汗政府一道，确保此类物品仅向合法最终用户供应。为此，需要加大国际信息分享力度，充分利用会员国的国内法律，让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好地认识到此类物品的敏感性，培育深厚的“了解客户”文化，确保此类物品不落入武装分子的手中。

2. 武器弹药

73. 塔利班的武器弹药供应仍然令人关切，伊黎伊斯兰国的情况也是一样。阿富汗对话者告诉监测组，塔利班此类物资的供应从未遇到困难。武器弹药产地的追踪仍然存在困难，但监测组的所有阿富汗对话者和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使用的大批武器弹药是从阿富汗境外团体非法获得或向阿富汗境外团体非法提供的。监测组将继续与该地区会员国交流，进一步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²⁶ 总体情况见 Thomas Ruttig, “‘悍马炸弹系列事件’:2017 年 10 月塔利班发动一波攻势”, 7 November 2017. 可查阅: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the-humvee-bomb-series-the-october-wave-of-taliban-attacks-in-2017-context/>。

²⁷ 见联阿援助团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阿富汗: 2017 年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年度报告”(喀布尔, 2018 年)。可查阅: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afghanistan_protection_of_civilians_annual_report_2017_final_6_march.pdf。

²⁸ 2009 年 11 月, 巴基斯坦政府禁止使用硝酸铵基化肥, 但范围仅限开伯尔-普什图省奇特拉尔县、下第尔县、马拉坎县、斯瓦特县和上第尔县。2010 年 1 月, 阿富汗政府实行全国禁用。

74. 监测组继续收到对话者的直接报告，表示弹药、燃料、武器等装备用品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后勤供应链倒手卖给包括塔利班在内的第三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在打击腐败方面固然取得了进展，²⁹ 但这一问题仍是引发对安全部门关切的重大因素。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在 2017 年 9 月的报告中表示，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弹药监测监督工作十分不力，塔利班“指示战地指挥官从阿富汗士兵那里购买美国供应的武器、燃料、弹药即可，因为这对叛乱分子而言难度更低、成本更小”。³⁰

75. 关于向塔利班提供夜视设备，若干对话者向监测组提供了被没收设备的样品和图片。设备可能是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缴获的。还向监测组展示了 BAE 系统公司制作的掌上型通用热单筒望远镜，这是 OASYS 热成像系列产品之一，也许是市场上公开供应的产品。这种设备的功能包括：可以手持，也可安装在狙击步枪等各种武器上；无放大功能，但可插入导轨，装在光学瞄准器前面，夜间放大影像；上有可见红外激光发射器，为其他带有夜视镜的人指示目标；可以录像。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与会员国以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76. 监测组与阿富汗政府密切合作，2017 年和 2018 年继续按计划对阿富汗开展经常访问。2017 年 10 月，监测组参加了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委员会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主席对阿富汗的访问。此外，2017 年 11 月，监测组陪同主席访问塔什干，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国际会议。监测组在访问阿富汗及其他国家、参加区域和国际情报机构会议期间，为本报告收集了有关阿富汗局势的资料。监测组继续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就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局势进行交流。监测组访问阿富汗期间，与分析人员和学者进行了交流，以后这种交流仍将继续。此外，监测组还与俄罗斯联邦、美国、欧洲和中亚国家的阿富汗问题学术专家进行了交流。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77. 监测组同阿富汗政府保持合作，并继续与海上联合部队第 150 联合特遣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海关组织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合作，查明、分析塔利班参与毒品从阿富汗经印度洋外流的情况。

78. 同样，监测组继续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接触，以查明塔利班通过所谓的“北线”参与毒品流动的情况。监测组还与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就此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接触。

²⁹ 例如，6 月，内政部宣布以腐败为由逮捕 200 多名部委官员。同样，阿富汗国民军两名上校因涉足军事发电机燃料骗局，被分别判处 18 年和 20 年徒刑，并处 150 多万美元罚款。

³⁰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主任，*Reconstructing the Afghan National Defence and Security Forces: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Arlington, 2017).可查阅：www.sigar.mil。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79. 监测组继续与联阿援助团密切配合，并感谢联阿援助团在监测组访阿期间和访问之间定期提供的支持。监测组还继续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相关专家就阿富汗的毒品经济进行接触。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80.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央局合作，并继续与国际刑警组织法国里昂总部的工作组和部门合作。国际刑警组织纽约联络处和负责支持监测组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也提供便利，传送国际刑警组织位于各会员国的国家中心局有关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料。

E. 促进公开辩论

81.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提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